

郝敬堂 著



橄榄绿方阵里的

明星人物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橄榄绿方阵里的明星人物 / 郝敬堂著.

- 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80176-084-0

I. 橄... II. 郝... III. 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
- 文艺工作者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
- 体育工作者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IV. K825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3589 号

书名:橄榄绿方阵里的明星人物

作者:郝敬堂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中加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130 千字

印张:6.125

印数:1-5000 册

版次: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76-084-0/K·002

定价:26.00 元

目录

目录

1

一路看天不低头 1

学木匠，学裁缝，学理发，他是一个不务“正业”的演员，演男主角，唱男高音，打架子鼓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，入马戏团，住地下室，啃方便面，闯京城的日子备受磨难。

扳道工波尔卡 21

除夕夜，孤独的父亲枕着儿子《常回家看看》的歌声长眠。长夜里，他举着信号灯向音乐王国的方向张望。闯京城，在都市的屋檐下他走进“漂流艺族”。

她从山路上走来 39

音乐是一种流动的情感，是一丸疗补精神的“活络丹”。它可以解愁，可以去忧，可以疏通经络和情感。

绿色旋风 55

七个精灵般跳动的音符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组合，表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，表现比大自然更为丰富的人类情感，不分民族，不分老幼，跨越国界，超越时空，这就是音乐——人类共同的语言。

“大碗茶”泡出的艺术人生 69

童年的乐园里，有一种声音她终生不会忘记，那美妙的声音是天籁，来自遥远的星空，来自大海的深处，来自心中那扇情感的窗棂。

放飞의百灵 87

离你越久和你越亲，离你越远和你越近，远在他乡的人，有一颗别人体会不到的心，就像一群离巢的小鸟，总是一声声呼唤着母亲。”这是潘军唱给战士们的新歌。

“魔”女周薇 105

变!变!变!红的变成绿的,小的变成大的,假的变成真的,时时有无,亦真亦幻,呼之即来,挥之即去,这就是周薇创造的艺术世界。

艺苑“红灯笼” 123

青春是歌,生命是歌,爱才是歌的源泉。
烛火是歌,篝火是歌,火才是歌的灵魂。

并蒂花开别样红 137

用幽默来演绎人生,用笑声来点缀生活,人们称相声演员为“笑星”。想认识双胞胎“女笑星”吗?一个叫玲玲,一个叫萍萍。

“冤家对头”双胞胎 153

全运会拳击大赛鸣锣,走上台的是—对双胞胎兄弟。这是一台好戏,一场恶战!在这方“以拳头论英雄”的竞技场上,最终鹿死谁手,人们拭目以待。

笑的使者 165

记者问:小朋友,大西北有什么特产?
儿童答:白兰瓜、牛肉面还有张保和。
记者又问:张保和是谁啊?
儿童笑答:你连张保和也不知道啊……



一路看天不低头

——李琦印象



李琦给人的印象是一条汉子，一条不折不扣的西北汉子。他有西北汉子的外表：高大魁梧，结实得像秦岭一样的身躯，一张被西北风吹得又红又紫的脸膛儿，嘴巴上一把浓密的显得有些老成的长须。他有西北汉子的内涵：侠气、豪气、义气；朴实、诚实、老实；不媚、不扁、不舍；自爱、自重、自强，集西北汉子的美德于一身。

李琦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类。小学四年级那年，赶上那个“红色风暴”，从此“停课闹革命”；十五岁那年，赶上“知青下乡”的革命浪潮，他没能如愿，却懵懵懂懂地走进“陕西人艺”，成为这个文艺团体最年轻的小演员。该读书的时候没书读，该演戏的时候没戏演，这是一代人的悲剧。该学的没有学到手，不该学的本领倒学了一身，做饭烧菜他有绝活儿，迎亲送葬他有请必到，会木工，会瓦工，做家具，包沙发，修门窗，他乐于助人，久而久之落下了一个好人缘。日月乾坤空空荡荡摇晃了三十六年，李琦突然感到不能再这样活，不能再这样做，他开始不安于现状，公然违背“三十不学艺”的古训，抛家舍口，独闯京城。为了谋生，啃过方便面，住过地下室，学过马术，演过杂技，流过血，流过泪，他一直坚挺地走过生活的坎坷，一路看天不低头，最终走进那块属于自己的理想的高地，一举捧走了那个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最耀眼的奖杯——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

懵懵懂懂地走过少年，糊里糊涂地走过青年，碰碰撞撞地走进不惑之年。这段人生的经历里写满了青春的迷惘，奋斗的艰辛，成功的喜悦。

学木匠，学裁缝，学理发，他是一个不务“正业”的演员

祖籍河北，在西安出生、长大，骨子里有燕赵人的侠肝义胆，气血里有西北人的朴实憨厚。兄弟三个，他排行老大，取名琦，老二取名玮，老三取名珊，名字是爸爸起的。爸爸是文化人，他曾对人解释说：人的名字不但是一个符号，而且也是一个希望和寄托，琦、玮、珊看似石头，打磨

好了，就是一块块光彩照人的玉石。人也是一样，要想成为有用之材，同样需要社会的打磨和岁月的镂刻。父亲寄希望世上有“点石成金”之术，寄希望他所造化的“三块石头”成为世之珍宝。

爸爸、妈妈是国家干部，他们工作忙，无暇顾及子女，李琦是在托儿所里长大的。回忆童年，李琦说，他最怕的是去托儿所，托儿所管理太严，像小鸟被关进笼子里。被关得久了，他特别羡慕那些没有入园的被称为“野孩子”的孩子，常常站在铁栅栏的里面向外巴望，看他们捕蝴蝶、捉蜻蜓，无拘无束地疯玩儿。渐渐地，他的心“野”了。一次，他偷偷跑出去玩儿，被老师发现，关了两个小时水房。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回家，回到家同样没有多少“自由”和“温暖”。爸爸、妈妈工作忙，下班很晚，上班很早，常常是下班回到家，李琦睡着了，第二天上班了，李琦还没有醒来，他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。奶奶是家里的“权威”，她老人家家教严，古训也多：家里来了客人要耐着性子听客人说话，不能插言，不能走神；给客人倒茶，茶壶嘴对着客人就是不礼貌；吃完饭要收拾碗筷，擦桌子要往自己怀里擦……稍有触犯，轻则挨训，重则挨打。直到李琦参加工作了，奶奶还絮絮叨叨地对他教诲说：“骡子、马大了值钱，人大了不值钱，要学会做人。”

上学了，李琦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，懂礼貌、守纪律、成绩好，老师喜欢，同学也喜欢。小学四年级那年，一夜之间，“红色风暴”席卷全国，喀嚓一下，学校停课了，接下来是一浪高一浪的“革命浪潮”。李琦因为年龄小，没有资格参加“红卫兵”，不知为什么却哭着、闹着加入了

“红小兵”队伍。停课闹了两年“革命”，到了1968年，小学算是毕业了，可中学还没有恢复招生，特殊时期、特殊环境的需要，他报名上了小学七年级。七年级的那次期中考试，七门功课他总共考了十四分，被人称为“白卷先生”。那时“白卷先生”不是耻辱，而是荣耀。老师无心教书，学生无心念书，考得好被说成是“只专不红”，交白卷被称为“反潮流英雄”，这就是那个年代在他心灵里留下的记忆。有名无实的七年级上完了，接下来是风起云涌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“老三届”下去了，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“三线”修铁路。当个铁路工人多荣耀，李琦羡慕他们，急切地盼望着那个属于自己的“光荣”。第二年，轮到李琦下乡了，“风向”突然改变，上面规定知青就地下乡，不再去“三线”修铁路。这个突然改变的政策让李琦那颗沸腾的心骤然凉了半截，他想去修铁路，想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想离家越远越好，因为自己面前的世界太小了，家里太让人压抑了。就在李琦哀叹“生不逢时”不情愿地打点行装准备下乡时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那天，他受母亲之命上街买酱油，路过陕西人民艺术剧院，见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布告。心想进去试试吧，他提着酱油瓶闯了进去。祖祖辈辈没出过艺人，自己从小和艺术无缘，这是自己该去的地方吗？虽然走了进去，他自己也觉得荒唐和无奈。“朗诵一首诗吧！”这是监考老师给他出的第一道考试题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他不懂什么叫朗诵，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《七律·长征》。“再唱一首歌。”这是监考老师给他出的第二道考试题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他还是唱了这首

在当时流行的人人会唱的诗词歌。“三天以后来这里参加复试。”完全出乎意料，他顺利地通过初试并取得复试资格。复试试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也无从准备，好在心中没有奢望，带着一颗平常心第二次走进考场。轮到李琦上场了，考试题目是以“一封信”为题即兴演一段小品，准备时间十分钟。什么是小品？他不知道也不敢问，不问不懂，问就露馅儿，这的确是他为难了。还有十分钟就要上场表演了，李琦心中一片茫然。考场的气氛严肃而又紧张，考生们人人都在认真地做着临考前的准备，他羡慕那些有备而来的考生们，他们大都由指导老师助阵。拜师求教已经来不及了，惟一能补救的办法是现场“偷学”。李琦悄悄地来到他们身后，偷偷地听他们议论，偷偷地看他们表演。“李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”“准备好了！”李琦壮着胆子走进考场。“开始！”李琦从主考官手里接出道具，面对那审视的目光，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，自我调整了一下紧张的心态，立即来了灵感，他想到小学时学过的《鸡毛信》那篇课文，便用自己编造的形体语言讲述了那个“鸡毛信”的故事。他的小品演完了，那叫不叫小品他说不清，考官们看懂没看懂他不知道，当他演出结束把那个用作道具的信封交给主考官时，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喜剧效果。“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啊？”主考官问。“鸡毛信。”“谁让你送来的？”“是我们队长让我送来的。”“你们队长是谁？”“高传宝。”哗！全场一片笑声。李琦在莫名其妙的笑声中退出考场。“李琦，你认识那个主考官吗？”“不认识。”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他就是演高传宝的演员朱龙广。你这一枪打了个十环，祝贺你！”果然不出所料，李琦以机智幽默的即兴表

演深得主考官的赏识，他再一次顺利通过复试，出乎意料地跨入陕西“人艺”的大门。十五岁的他，成了“人艺”最年轻的演员。

李琦进“人艺”那年，正赶上批判“文艺黑线回潮”，团里不但没戏可演，就连通常所说的舞台技术用语也要重新过滤，“交流适应”不能说，“规定情景”不能说，这些都是前苏联大艺术家斯坦尼体系，老师们不敢教，学员们无法学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混就是三年。

学校实行开门办学那阵子，文艺团体如法效仿，纷纷下工厂、下部队、下农村，说是到基层办学，实则是到下面接受锻炼。在基层接受锻炼，很多人怕苦怕累，李琦恰恰相反，他有的是力气，有的是热情，每次下基层都能得到领导一个“有正确的劳动观点”的好评。对李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，有人说，这李琦是拿主业当副业干，拿副业当主业干，整个是一个大颠倒。下基层锻炼，他总是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，老师布置了作业，他总是敷衍了事去应付。他是全团最小的演员，嘴甜人也可爱，平时颇有些人缘，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他从不用心，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他却有心计，求师哥，拜师姐，把他们准备好的用不了的作业拣来，贴上自己的标签交差了事。回忆那段近乎荒唐的往事，李琦感慨地说，那些年，虽然没有上台演过戏，可从师哥、师姐身上学了不少，严格地说是从他们身上“偷”来不少东西。

1976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文艺舞台迎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，“样板戏”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，随之而来的是“百花盛开春满园”的繁荣景象。演员们恢复了正业，舞台上有了新戏。在《千山万水》话剧中，李琦演的是一名

代表反动势力的小头目，在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，他扮演的是那个浑身是资产阶级情调的角色罗克文，在《女贼》剧中他演过骗子，在《姑娘跟我走》剧中他演流氓……虽然是来来回回跑龙套，可那时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演员，什么叫演戏，什么叫艺术。进门八年了，他开始入道，认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。正当李琦刚刚入道醉心于当好一名演员时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奔涌而来。经济建设的转轨，人们思想的转变，使刚刚繁荣了两年的戏剧舞台再次跌入低谷。无戏可演，就学门手艺吧，当时做家具成风，李琦无师自通，做起了家具。“服务上门，概不收费”，这是李琦的服务宗旨。家具越做越好，名气越来越大，门前的队也排得越来越长。李琦来者不拒，从东家做到西家。好烟好酒地供奉着，好菜好饭地伺候着，李琦乐此不疲。久而久之，李琦有了第一个业余职称——李木匠。大院里的家具做完了，李琦改行当起了裁缝。那时刚刚流行“喇叭裤”，愿意穿的人多，可会做的人少，李琦心灵手巧，带头穿起了全团第一条“喇叭裤”。“李琦，这喇叭裤是从哪里买来的？”“我自己做的。”“能不能帮我做一条？”“没问题。”从此，李琦的宿舍成了裁缝铺，全团男女青年穿的“喇叭裤”几乎全部出自他之手。接着，人们送给他第二个业余职称——李裁缝。

“喇叭裤”风靡了一阵过了潮头，李琦适时改行学理发。他发现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，烫头的有了，染发的有了，美容的有了，人们在追求新追求美的同时，努力从服饰上、发型上、修饰上表现自己。李琦会理发？起初，周围的人不相信，当人们对他确信无疑时，他的“裁缝铺”很快成了“理发店”。于是，人们又送

给他第三个业余职称——李师傅。李琦是热心人，结婚的找他当司仪，送葬的请他当“知事”，他来者不拒，有求必应。那两年，主业荒废了，可学了一身手艺，落了一个好人缘。

演男主角，唱男高音，打架子鼓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

改革的春潮推动着文艺这盘老磨合着时代的节拍飞速旋转。陕西人艺改革出台的第一个方案，是志同道合者自愿组阁排戏，自负盈亏。李琦人缘好，各剧组争着抢着要，并安排他在话剧《女人的一生》中担任男主角。起初，他喜不自禁，这是自己人人艺以来第一次担任男主角。在舞台上要的不是“人缘”而是“演技”，自己能演好这个角色吗？拿到剧本，李琦才觉得这副担子太重，演砸了，无疑就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。结果，李琦一炮打响。那出戏第一次代表陕西人艺走出潼关，走进北京，赢得一致好评。舞台形象成功了，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和提问，李琦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，要不难以张口，要不词不达意。他知道自己缺少文化素养，要想当一名合格的演员，需要充实自己。机会来了，1985年，中央戏剧学院招收一个表演专修班。李琦闻讯后，立马赶到北京应试，他本想来这里全方位地包装一下自己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层次、有艺术修养的演员。这一次他没能如愿，带着寻找的失落回到人艺。李琦刚从北京回来，人艺开始精简机构，从领导的谈话中他得知自己被划入“精简”之列。他苦恼，他不解，他愤怒。自从自己懵懵懂懂地走进人艺以来，一直“混”了十多年，现在刚刚找到自己的定

位，并真心地热爱这份事业时，却被“精简”了。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当即向领导提出三点要求：一、我要在同龄的男演员中打一个擂台；二、离开时给我安排一场告别演出；三、给我开一张介绍信，我要去告状，告那些任人唯亲、排除异己的昏官。满足我这三点要求，我明天就离开。领导的“将军”坚定了李琦的反叛性格：宁肯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，也不离开人艺。按说，那时的李琦，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，他虽然“触电”较晚，可那时的他已经拍了两部电视剧，尝到了“触电”的甜头，搞影视，有名有利，何苦要在人艺这棵树上吊死？

就在决定李琦人生命运的当口，人艺换了新领导。老领导对李琦的成见一笔勾销，新领导对李琦的认识重新开始。新领导上任后抓的第一出戏是《情祭》，从总政话剧团请来一位导演。为了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，导演在分配角色前对所有演员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，每人上台演一段小品。测试后的第三天，公告栏公布测试结果，李琦的名字赫然名列榜首，由他出演第一男主角。导演慧眼识珠，给了李琦一个充分展示才华的机会。在排练过程中，导演发现李琦多才多艺，架子鼓打得棒，歌唱得也不错，在演职员名单上曾三次出现李琦的名字：男主角——李琦，司鼓——李琦，男高音——李琦。这出戏，李琦的确出够了风头。公演后，有人给他开玩笑说：“李琦，你还会干啥？会不会生孩子？”李琦一笑了之。

从一个不被领导重视而被“精简”的对象，一跃成为让人嫉妒得眼红的台柱子，李琦觉得可笑而又可悲。得到重用后的李琦突然感到自己掉进窟窿里、掉进窟窿里的感觉很可

怕，不能再去“触电”了，不能外出挣钱了，只能一心一意地演好戏。在宁夏话剧团工作的妻子在领导的关心下调到西安，接着团里又给解决了住房。士为知己者死。从此，李琦心无旁骛，安岗敬业。尽管他失去了发财的机会，可他最为珍视的是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信任。那年，陕西人艺一鼓作气推出三台大型话剧进京演出，李琦在古装戏《白居易在长安》中演配角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主角黯然失色，演配角的李琦却捧回了令人炫目的第九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李琦成了“梅花奖”的得主，有人对他刮目相看，有人则在其背后指指戳戳。“这一回进京演出，等于给李琦抬了一回轿子。”“兄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要说是抬轿子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轿夫，不过，我不像有些人是弯着腰抬轿，而我是挺起胸抬轿，所以人家看上了我这个挺胸的。”这是李琦的回答。

俗话说，人怕出名猪怕壮。李琦成名了，成名后的李琦却多了几分忧虑和烦恼。周围那么多亲善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尖刻起来，周围那么多朋友突然间变得陌生起来。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过错，人干吗要为“名”所累？远远地离开这个“名利场”，外面也许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芳草地。于是，他毅然决然地走了，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，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为之奋斗了十多年并登上理想高地的艺术事业，是年他三十六岁。他把自己的未来贴上一张邮票交付给人生那条没有航标的河流。

演马戏，住地下室，啃方便面，闯京城的日子经受磨难

离乡背井闯京城者无外乎两种人，一种是心高气傲、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，他们出来寻找大世界，他不属于这一种；另一种人是成名后来京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，他亦不属于这后一种。三十六岁的他为生活所迫而来，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次没有回程的“背水一战”。

京城，一个五光十色的大世界，那么多的高楼，那么多的汽车，那么多的宾馆和饭店，哪里是自己的归宿？这里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，一切要从头开始，一切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。

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，全家人是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度过的，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晚餐是每人一碗方便面。

要想立足北京，最重要的是尽快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。他说不清“求爷爷、拜奶奶”跑了多少趟，也说不清这期间鼻子上碰过多少次灰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月坛体育馆“晚宴剧”中当演员。当了十多年演员，他第一次听说“晚宴剧”。所谓“晚宴剧”，实则是马戏团。当时月坛的“晚宴剧”正红火，号称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二；法国的“红磨坊”，美国的“中世纪”，接下来便是中国的“哈啰，兵马俑”。看了一场“晚宴剧”的演出，李琦才知道这碗饭不好吃，演马戏要的是真功夫，要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，要能腾能跳、能倒能立，这是勇敢者的事业，也是冒险性的职业。迫于生计，李琦居然和老板签了

“生死约”。那的确是“生死场”上的搏击，现在回想起来也让人不寒而栗。骑马不同于骑车，骑车只要一个脑子，骑马却要两个脑子，一个人脑子，一个马脑子，弄不好就出事，轻则摔它个鼻青脸肿，重则摔它个筋断骨折。那次团里刚来了·一匹黑马，李琦不识其脾性，对其进行“放野”训练。那是一个秋日的清晨，旭日东升，霞光万道，李琦扬鞭跃马，春风得意，一路迎着朝阳飞奔而去。黑骏马一阵撒野的狂奔之后，突然出乎意料地来了个“急刹车”，李琦一个空中前扑，被强大的惯性推出足有二十米，用身体划了一个黑色的抛物线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那一跤摔得好惨，右臂撕脱性骨折，眼膜破裂，轻微脑震荡。胳膊断了，打上弹力绷带继续练，这是竞争的需要，也是生存的需要。美国的“中世纪”训练一位熟练的武术演员时间是一年半，可“哈啰，兵马俑”的老板要求是三个月，这是胆识的训练，这是意志的训练，这是超强的训练。马上对刀是最具感官刺激的场面，那是真枪真刀的较量，那场面刀光剑影，壮怀激烈。一把钢刀演出三场就被砍成锯齿形，流血事件时常发生，身上被砍破了，扎上绷带继续上台演出。李琦在马戏团干了两年，那两年真是摔打出来的，直到今天他才明白，那时挣的才是真正的“血汗钱”。后来“晚宴剧”的老板破产关张了，至今还欠李琦两万元“血汗钱”没还。李琦说：“想起那段经历和那个无情无义的老板，我恨得咬牙切齿。那时我最需要钱，所做的一切冒险动作也是为了钱。黑心的老板每月只给三百元基本生活费。无力养活老婆孩子，只得把他们送回老家。”

来北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想来让人心寒。冷锅冷灶，无亲